

# 断层

刘庆邦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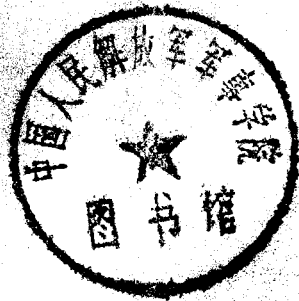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2 034 9198 9

# 断层

刘庆邦 著



# 断 层

刘庆邦 著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77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75印张 2插页 229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100册

书号：10355·301 定价：1.75元

断层——岩层的连续性遭到破坏，并沿断裂面发生明显相对移动的一种断裂构造

## 第一章

### —

春天来迟了。

天很冷。雨掺雪已经下了一昼夜，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有时雪多一些，漫天闪烁着片片白光。有时雨多一些，密集的雨箭乱射一气。更多的时候是雨雪掺半，它们互相包围，互相穿插，雪中有雨，雨中有雪，搅得天空混沌一片。

一阵雄浑的报时汽笛划过野狼沟矿区上空，它提醒人们，现在是下午两点，上中班的该作准备了。

更衣室走出两个人，一个身材魁梧，一个略嫌瘦削，他们身着打补丁的工装，腰扎皮带，头戴矿帽，手里提着灯头，足蹬深腰胶鞋，“呱呱呱呱”地踩着污烂的雪泥，大步朝井口走去。这一阵儿雪又下大了，洁白的雪花一落到地上，马上被雪泥浸黑，融化了。

三个负责拣大煤块的女工从对面走过来，她们一个个乌眉皂眼，手里提着圆筒饭盒，低着头，匆匆往家里奔。屋檐

下站着一个人吸着烟的年轻男矿工，招着手喊她们中的一个，“哎，过来，哈喽！”

被喊的女工脚步不停，呲着雪白的牙说：“干啥，想吃奶？”说着就扭动着屁股开跑，她看见那个矿工嬉皮笑脸地追过来了。

“你敢掏出来我就敢吃。”矿工说。

不少人都驻足朝这边看，希望能有个高潮。更衣室刚出来的那两人也看了他们一眼，微微笑着往前走。

女的回头说：“喊妈就让你吃。”

男的说：“我儿子喊你妈。”

这时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身材魁梧的中年人面前，说：“常矿长，这个你批一下。”

常矿长接过那人递过来的一张纸，看时头轻轻摇动，看罢略一斟酌，从对方手里接过笔，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——常江。

签字时觉得有一把伞罩过来，回头看，是一位穿艳衣的年轻媳妇。“常矿长，您可真难找。”小媳妇娇声娇气地说。

常江皱眉说：“你的事回头再说，我现在有事。”边说边走。

年轻媳妇收了伞，紧走几步，喜眉笑眼地跟上来：“矿长哪有闲时候，一点也不关心人家。”

二楼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喊：“常矿长，电话。”

常江转身上楼去了，问：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局里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组织部郭部长。”

“又是为他儿子调动的事，就说我下井去了。”

他来到楼上，站在窗户一侧往外看，见那个媳妇往楼上看看，又撑起伞走了，才快步下楼。

瘦削的高个子正站在路边等，不急不躁，极有耐心。他的工装沾满煤尘，里面那件长于工装的棉袄显然已经很破旧了，下摆露着灰白的棉絮。见矿长下来了，他和善地笑笑。

矿长揽一下他的膀子：“走吧。”

他们来到井口，见几个面目黧黑的老工人正往罐笼里装坑木，坑木都是刚锯开的，白花花的新茬口散发出扑鼻的芳香。装满一罐笼，系进黑洞洞的井口，另一个空罐笼又上来了。随着罐笼上上下下，一团团带有霉味的热气从井口冒出来，一遇冷空气就变成了水珠，水珠挂在老工人的帽檐上，滴溜溜乱转。这个矿上的老矿工们一般都是忠于职守的，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干活时目不斜视，推车时眼里只有矿车，装坑木时眼里只有木头，仿佛世界上别的东西都不存在了，要是不拍他们的肩膀一下，来到跟前他们也看不见你。

瘦高个子跟在一个脸色阴沉的老矿工身后商量，让他们装木料暂停一下，矿长要下井。老矿工抬眼看看他，又塌下眼皮，继续装木料，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。高个子看看矿长，意思让他发话。矿长把手一挥：“走，咱们先到包工队掌子面看看。”

“咋球搞的，”老工人说话了，“不是下井吗？”

矿长说：“一会儿再下。”

他们走进一条正在拓进的大断面穹顶斜巷，沿巷壁根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走，巷内阴冷潮湿，细密的小水珠汇成小溪流从巷壁流下来。他们走一会儿就停下来，手执矿灯上下左右照照，再往下走。

矿长问：“乔川，巷道打得怎样？”

乔川是开拓工程师，他说：“不赖，无可挑剔。”

“他妈的，只要这条巷道打通，我搭上这顶矿长的乌纱帽也值。”

乔川心里一沉，不知怎样接腔。

这将是一条全长一千五百米的运输巷，它一头接着地面，另一头连接着早已变成煤炭的原始森林。这条斜巷贯通后，将安装一条宽大的运输皮带，这样就等于在广阔的煤海边开了一条渠道，取之不尽的涛涛煤流将通过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涌流到地面，流到太阳底下，流向四面八方。每想到这些，常江就按捺不住冲动，恨不能一脚把巷道踢通。

他们来到了包工队的掌子面，排炮刚响过，扇风机在吼叫，把浓烟吹出去。硝烟还没散尽，民工们已经扑上去干起来了，那里象是一个巨大的蚁穴，蚂蚁们各司其职，急匆匆地忙碌着，谁也不说话。就这样，包工队的工头还嫌有的人干得慢，正瞪着眼珠子，大声责骂一个瘦弱的年轻人：“他妈的，你死了，不想干给我滚上去！”

挨骂的青年一声不敢吭，赶快把工头需要的工具递过去。

常江看见，那青年人的裤子烂了，后面露着半个青白的屁股，裤腿也开缝了，脚上没有深腰胶靴，只穿一双元宝口胶鞋，前面张着蛤蟆嘴。常江皱了皱眉，那特有的长睫毛上下直扑闪。他的眉毛也很长，皱起来的时候却拧成一个疙瘩。

乔川是个感情脆弱的知识分子，他被这紧张的劳动场面感动了，不住地说：“这是真干，这是真干！”

这是太行山下某个县的包工队，据说那个县是食道癌高发区，每年每个村都有因肿瘤堵住食道而死去的人。专家们研

究认为，并不是那个县农民的食道特别脆弱，而是他们常年吃发霉的菜，吃粗糙的糠所致。那个县有建造“红旗渠”、把漳河水引上太行山的光荣历史，那里的农民有与石头打交道的特殊本领。一决定开凿这条巷道，常江就派人去“愚公”的故乡把这个包工队拉来了。包工队的民工怀着感恩的心情迫不及待地赶到矿上。这样的生财之道他们求之不得。他们贫穷，出来就是为了挣钱，来这里打巷道，是为了回家盖房子；来这里拼命吃苦，是为了回家娶女人享乐。矿上和他们的进尺算钱，进尺多，钱就多，进尺少，钱就少，他们不用人催，不用做思想政治工作，多进尺，多挣钱，是他们共同的愿望。他们住八面透风的临时工棚，睡跳蚤乱蹦的稻草窝，啃象秤砣一样的玉米面窝头，喝清淡无味的白菜汤，生活十分艰苦，但干起活来却十分破命。

常江对这个包工队很满意，但脸上并不露出来，用明亮的矿灯慢慢照着，审视着。这是一个平行作业的掌子面，前头，四台风钻同时打眼，打完眼就放炮，排石，后面紧接着就用块石砌碛，一次成巷。民工们面对的是坚硬的石壁，所过之处就变成了宽敞、整洁、漂亮的拱形大巷。这里，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，然而，他们每分钟都要前进，前进！

有一个工人发现有生人来，赶紧走到掌子面一角，一转身脸朝里，躲在人后头，拿一张杈子锨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扒着碎石。常江见这个工人肩膀窄窄的，灯带把腰扎得细细的，屁股宽宽的，很丰满，不象是个男的。用矿灯照照那人的头，果见柳条帽下露出一些细长的茸毛，脖颈也很白。

常江正要把工头喊过来，听见工头又在骂那个烂裤子青



年，这次骂得更加恶毒，更加不堪入耳，还照青年腿上踢了一脚。那青年被踢得跪倒了，又赶快爬起来，懵了头，直在乱石头上兜圈子，不知怎样才好。

常江用矿灯浑圆的光柱指着工头那张恶狠狠的脸，命令他过来一下。

工头见有人拿灯照他的脸，正要大发雷霆，听见是矿长的声音，才发现矿长来了，那张大汗淋漓的脸马上变得笑容可掬，踩着乱石跳到常江跟前，用衣裳襟抹着脸上的汗说：“常矿长，乔工程师，你们来了，看我们这样干行不行，我们都是土弄家，请你们多批评指导呀。”

乔川不知什么时候抄起一把锨，正往矿车里装碴石，他说：“你们干得不错，质量很好。”

工头高兴了，沾满岩粉的两只大手直往衣服上搓。

常江说：“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进度当然来抓，安全也不能放松。”他随手指着道心的一块石头说：“这块石头赶快搬开，不然就有可能把矿车弄翻。”

工头忙不迭地答应：“是是。”他回头招呼那个瘦弱的年轻人，口气又变得严厉起来：“没长眼吗，快把石头搬开！”

常江说：“你自己搬不行吗！”

工头没吭声，走过去把石头搬离了道心。他觉得今天矿长对他的态度不如往日好，心里有点纳闷，根本想不到矿长嫌他对手下人太凶，只是借故刹一下他的威风。矿长和工程师离开掌子面了，他还在后面跟着，有点可怜巴巴。他们的这碗饭就在矿长的脚面上，矿长稍一抬脚，这碗饭就完了，万万不可得罪矿长，得看矿长的眼色行事。他试探地问：“常矿长，乔工程师，明天到包工队坐坐吧。”所谓坐坐就是喝

酒。

常江知道工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说：“你们都是困难户，算了，有了钱多给大家分点，别用在请客送礼上，没啥，干活去吧。”常江说着，回头拍拍工头的肩膀。

工头如释重负，咧着阔大的嘴巴，笑了。

常江说：“你们怎么让女的下井了，不是说好不让女的下井吗！”

工头一愣，知道瞒不过，回头喊着那女的名字说：“你上去吧，不让你下，你非要下，这能是妇女干的活吗！”

那女的也不请求，把工具往巷道边一扔，低着头就上去了。

常江看清了，她白白净净的，年龄不大，象个姑娘，问：“你怎么也下井？”

“穷呗。”

“挣的钱买衣服吗？”

“给我弟弟娶媳妇。”

“你弟弟呢？”

“也在这儿干。”

“爹娘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常江站下了。姑娘还往上走。常江喊住了她，说：“你还回去干吧。”

姑娘抬起头看了看矿长，眼里马上有了泪花。

常江说：“回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就说我让你回去的，我叫常江。”

## 二

常江和乔川从斜巷出来，又下竖井，穿巷，下山，上山，

往斜巷下头的掌子面爬去。这才是他俩今天的主要目的地。

这条斜巷是两头对打，从下头往上打的是本矿一支最精锐的开拓队，这支队伍曾创造过全国煤炭战线月成巷最高纪录，是屈指可数的甲级队之一，他们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开过会，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，得的红旗数不清，没地方放。他们的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李石驹本人也是省里的劳动模范，他决不是那种没头没脑地傻干的家伙，虽说不识几个字，但他有绝招，有心计，能把队里工人调理得服服贴贴。别的采掘队的工人都不安心干，想尽点子要调走，唯有他这个队的工人舍不得离开这个窝儿，一说把谁调走，简直象离开爹爹一样，淌眼泪拧鼻涕的。本矿的和外矿的队长们少不了请他介绍带队伍的经验，他总是笑得挤着眼说：“球，啥经验，一经也不经，我那弄法都不正规，乱弄，没法说。”无论别人怎样诚恳地缠他，他老是狡黠地笑，赌咒说：“谁哄你们是龟孙。”总是没正经。逼得急了，他会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，急切地向你打听一件不相干的事，使你不得不回答他。当然，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件事。你刚开始回答，他又笑了。

常江初开始让他打这条巷道时，他的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，说：“常矿长，不中呀，我们打不了哇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巷道这么重要，我们给撻‘呼啦’了，不是抓家伙吗，我看另请高明吧！”

“既然让你们打，就相信你们会打上去，有你在，啥事不能干？星星也能摘下来。”

李石驹笑了：“打上去个球，大矿长你别给我戴高帽喽，想把我压趴下哩！”

常江并不着急，他知道，这个精明的老家伙从没痛痛快快地接受过任务，他要磨够了，把条件讲得差不多，才松口。常江说：“你们不干谁干，你们是甲级队嘛。”

“甲级队咋了，过去甲，现在甲不了了，甲级队也不能当饭吃。”李石驹突然变得庄重起来，把头探在常江跟前，煞有介事地出主意说：“这样吧大矿长，这条巷道让开拓二队打吧，不说别的，这是荣誉问题呀，你想想看，重要的巷道都让我们打，露脸儿的事都让我们干，兄弟队怎么看？不光对我们有意见，对矿上恐怕也有看法，我这意思你明白不明白？”

常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的笑非常响亮，头颅的共鸣很好，震得窗玻璃直颤。李石驹瞪着小眼睛瞅。他又接连大笑几声。

李石驹也笑了，低下头直捏鼻子，他知道这一招没唬住常江，常江这家伙鬼精，不是好胡弄的。他又抬起头来，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：“我说你别笑好不好，你说我的话在理不在？”

常江不回答他，说：“老楞，咱们来实打实的，你老兄别跟我玩心眼子好不好，要说玩心眼子，还得先跟我学二年。”

“咦——”李石驹抽抽鼻子，“大矿长，你也跟我开玩笑哩。”

“咋？别人能喊你老楞，就不兴我喊？”

全矿的人都知道老楞的来历，那是李石驹的一件风流事。一天，他下了夜班回到家里，见老婆正撅着屁股擀面条，抱着老婆的腰就去啃后脖梗，差点没把老婆吓死。老婆嗔他一眼，满面含羞，连连往套间里努嘴。李石驹领悟：“噢，去里屋亲，老夫老妻还害羞呀。”说着，抱起老婆就往里屋奔。老婆急得又打坠，又弹蹬腿，还用两只面手揪他的耳朵。李石

驹觉得怪痒痒的，越发抱得紧紧的，舍不得撒手。来到里屋，李石驹一看，丈母娘不知啥时候来了，正坐在床沿上纳鞋底，丈母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从老花镜上边翻着眼看他。李石驹闹了个关公脸，一松手，“扑通”，老婆蹲坐在地上。老婆顺手在他腿上拧了一把，他疼得直咧嘴，又不敢叫，尴尬极了。不过，李石驹脑子转得快，随即对老婆说：“怎么样，你输了吧，你说我抱不动，你看我抱动抱不动。”说罢，哼着“愣跟儿愣跟儿愣跟儿……”大摇大摆悠然自得地出了套间。

李石驹以为自己这一手玩的得意，当天晚上下井，就把这件事对工友们说了，直乐得工人们躺在煤窝里直打扑楞，抓着煤面子乱撒一气。从此，工友们一见李石驹就哼愣跟儿愣，喊他愣跟儿愣，再往后，人们为简便起见，就直呼他老楞，或称他楞队长，弄得连报社来采访的女记者也以为他姓楞呢，喊他“楞师傅”，还问他是哪个“楞”字，李石驹哭笑不得。

嘴仗打够了，李石驹说：“矿长大人，开玩笑归开玩笑，掏良心话，这上山巷道不好打呀！”

“直说吧。”

“咱不是跟头头讲价钱，打斜巷跟打平巷不能比，听说下半截还有个断层，弄不好就要吃家伙……定额不能一样，超进尺奖也不能一样，要不，咱丑话说在前头……”

又磨了半天，常江坚持原来的定额一寸也不能少，但超进尺奖可以适当增加。最后，李石驹装出一贯听从领导指挥但又十分为难的可怜样子，巴答半天眼皮，唉声叹气地，总算把任务接受下来了。常江要他保密，并把这条巷道的底儿对他说了。李石驹说：“保密，保个球，我现在就到街上吆喝

去！”常江笑了。

别看李石驹成天叫苦，打起巷道来决不含糊。两个月来，他们队月月超进尺，质量也没说的。但他总嫌超进尺奖增加得太少，一见常江就贴上去穷磨，甚至瞪起眼珠子威胁常江说：“丫子，矿上咋恁抠门儿哩，这工人没法带，我是干不了啦，矿长另找人吧！”

常江笑着，不理他，只管走自己的路。或者猛地回过头来，在他那瘦条条的肋骨上抠一下，把李石驹抠得直尥蹶子。常江很忙，许多事情等他处理，不能被老楞缠住。

午饭时，李石驹从井下打来电话，说掌子面出现了淋水，离断层可能不远了，请矿长下来看看，以便及早采取防范措施。

常江回话，地质资料表明，现在掌子面处的位置离断层还远，要他们只管放心大胆地拓进，不要疑神疑鬼。

李石驹提出，继续往前弄可以，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。

常江说：“当然我负责。”

不一会儿，负责设计和测量这条巷道的工程师乔川也打来电话，说他也接到了井下打来的同样的电话，并准备下井看看。

紧接着，副矿长打来电话，开拓科打来电话，都转达了李石驹反映的同样的情况。李石驹有这个本事，为一点小事，他可以吵吵得满世界都知道。常江和乔川约定，他俩一同到井下看看。为了不使李石驹因自己的要求马上兑现而过分得意，常江才领着乔川，先到包工队的掌子面看了一圈。

这会儿，常江和乔川正往开拓一队的掌子面爬去。远远的，他们看见正前方盏盏矿灯象夜空的群星一样在闪烁，跳

荡，听见几台风钻一起轰鸣，象是正演奏着一支雄壮的交响乐。

突然，前头有一个人影往上山的路上窜去。常江和乔川只顾弓着腰往上爬，没发现前面有人。

等他俩来到掌子面，不由得不怀疑刚才远远看到的是否是幻景，这里是一片疲惫和战败的样子，四台风钻停了三台，风钻被胡乱放在乱石上，几个工人正在那里懒洋洋地摆弄着。一个工人褪下裤子往巷壁上唧尿，他想唧得高点，肚子使劲往前一鼓一鼓的。正打着的一台风钻单调地“哒哒”着，叫人一听就想起电影上敌人的值班机枪。掌钻的两个小伙子根本不往前使劲，任风钻打空枪。从钻眼里流出来的不是稠乎乎的岩浆，而是清水。这哪是向岩石开凿，分明是给岩壁点眼药水。后面，喷浆机也停止了作业，操纵喷浆机的几个工人互相质问，互相埋怨：“咋回事？”“咋球搞的！”但谁也不动手修理。

场地中间，瘦骨伶仃的李石驹正急得跳脚，骂人：“都快给我干，你们磨皮蹭痒地要干啥？要是这会儿矿长来了，熊起我来，你们心里老美气，你们还有良心没有？”

班长孙满堂粗声粗气地顶他：“你咋唬啥，家伙坏了怎么干？”

李石驹把胳膊一抡：“我看你们成心把家伙弄坏，主要是嫌奖金低，不满意！”

孙满堂一点也不示弱：“咋的，我们就是嫌奖金低，人家包工队一天挣十几块，我们一天才挣三块多，还赶不上人家一半，有鸡巴干头！”

李石驹说：“你怎么能跟人家包工队比，人家捞一家伙就

走了，你是铁饭碗，旱涝保收！”

“啥铁饭碗，我们不稀罕，不是说按劳取酬吗？说话如放屁！我们成天要求你找矿长反映，你反映什么了？只会抱矿长的大粗腿。”

“谁抱矿长的大粗腿了？”李石驹把瘦胳膊捋出来，“你小子说话客气点！”

孙满堂也把袖子一挽，露出粗壮的胳膊，“啪”地拍一下肚皮说：“怎么，哥们儿说话就这样，不中听不是？妞儿们说话好听，你听去呀！”说着一晃一晃地直往李石驹跟前凑，两只拳头象两个油锤一样。

常江不能不说话了，走上去威严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乔川也赶快上来拉孙满堂：“小孙，有话好说，你要干啥！”

唯一的一台风钻也停了，整个掌子面鸦雀无声。一线红色的定向激光从巷道正中直刺过来，象是给突然昏厥的掌子面针灸。

常江用矿灯指着李石驹，又问了一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李石驹眨眨眼皮，样子十分委屈，说：“你问他们。我这队长是没法干了。”

工人们都向矿长和工程师围过来，七嘴八舌，一齐吵吵超进尺奖太低，不合理，说再不提高就不干了。

常江向工人们解释，说包工队是砌碛成巷，费工费时费力，而他们呢，是锚喷支护，进度快，劳动强度较小，不能和包工队比。

孙满堂说：“那好，我们和包工队调换一下，我们打上头，让他们打下头。”

常江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，锚喷支护技术上要求很高，包工



队没学过，他们干不了。”

工人们又嚷嚷开了，说矿长偏向包工队，钱都让外人挣了。有人还说矿长是不是得到包工队什么好处了，包工队有两个小姐长得可是水灵。

常江被吵得头直发胀，在人群里找李石驹。

李石驹呢，一个人坐在一边的乱石堆上，头勾得象豆芽，缩成小小的一团，好象街头挨饿受冻的一个乞丐，很招人同情。

“李队长。”常江喊。

李石驹不知听见没有，没动。

常江对工人说：“大家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，我们一定研究解决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，有问题下班以后再说，快干活吧！”他又喊了一声李石驹。

李石驹懒洋洋地站起来，左右掖掖工作服，并不马上走过来。工人们都散开了。

“淋水情况怎样？”常江问，拿起矿灯在顶板上探照。淋水是有一些，很小，只能算是渗水。

乔川显然已经仔细观察过了，他说：“一点事也没有，离断层还远，这些淋水是小溶洞积水，流出来就完了，不影响地质构造的完整和稳定。”

李石驹在固执而缓慢地解释刚才的淋水有多大，说大得象暴雨一样，打得人睁不开眼，工人的衣服都淋湿了，说着拿起自己的衣襟让矿长和工程师看。李石驹的工作服确实湿透了，象灰铁皮一样贴在身上，散出一股酸臭刺鼻的汗味。他的工作服上衣没系扣，裸露着瘦骨嶙嶙的前胸，胸脯很苍白。他一低声说话，鼻子就齉齉的，鼻孔象塞着什么东西。他自